

随笔

不眠的除夕之夜

□靳义堂(宁夏银川)

与银川相比,故乡的冬天似乎更加寒冷。上小学的时候,我每年冬天都会把耳朵冻烂,手背上会有许多裂口,到了春天在痒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慢慢好起来。那时的教室里从来不生炉子,暖气更没有听说过,窗户是纸糊的,常常被风刮破,教室内外温度几乎一样。来宁工作后,在这里住惯了冬天有暖气的房子,再回到老家竟然觉得到处都冷。一边是温暖亲情的召唤,一边是寒冷环境的拒绝,让人好不纠结!

这一年,父亲听说我们要回老家过年,用一只旧铁桶做了一个泥炉,买了几十斤木炭,把炉子生着放在我们住的屋子里,因怕有煤烟,不能关门窗,室内温度升高不了多少,但屋里有个炉子,心里踏实了一些,倒觉得没有那么冻人了。

大年三十晚上,本家的堂叔们来给父亲拜年。喝了几盅酒之后,他们说要和我下几盘棋,我们就把棋盘支在小火炉旁边,父亲把炉子里的木炭加满,在炉子上“坐上”铝壶烧水为客人沏茶。

我下象棋是父亲教的,但这时他已经下不过我了,只能坐在旁边做一个观棋不语的君子。下到半夜,电灯突然灭了,可能是线路出了故障,半夜三更村里的电工也不会去修,本

该结束战斗了,但这两位叔合力奋战,没占上风,心有不甘,还要继续,父亲就找出用罐头瓶自制的煤油灯,把灯点亮,我们三人继续挑灯夜战。母亲从厨房拿来几个馒头,给我们放在炉口上烤着,一会儿馒头就被烤得焦黄,散发着诱人的麦香味,我们随意掰一块嚼着,但眼睛和思维从未离开过棋盘。不知下了多少盘,一局结束后摆下一局棋子的时候,有人不经意间望了一眼发白的窗户,惊叫一声:“唉呀,天咋亮了!夜这么短啊!”真是沉溺于棋局,“不知东方之既白”!

这两位叔带着意犹未尽的神情回家过年去了。这时,村口的锣鼓响了起来,辛苦劳作了一年的人们,打扫干净院落,咥碗臊子面后,抹一把油乎乎的嘴,抄着手赶来凑热闹,兴起时就抡起鼓槌,打一通开心的锣鼓——咚咚锵,咚咚锵,咚咚锵咚咚锵!

几十年过去了,老家物非人亦非,但那夜温暖的炉火、淡淡的茶香、烤馒头的麦香,和着天亮的锣鼓声,一起酿出的年味,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里。这是一种融合了亲情、乡情、友情和同好之趣的年味。

父母和当年与我对弈的两位叔辈中的一位都已作古,一位也已到了耄耋之年,这不眠的除夕之夜的特殊年味,以后恐怕再难尝到了。



小时光。冯元春摄

四季

阳台上的风信子

□司润和(陕西韩城)

那天整理阳台的角落时,在蒙尘的旧瓦盆后面发现它了。球根上包着一层干枯的褐色外衣,摸上去硬邦邦的,像一颗沉睡的心被遗忘了。大概是去年某个花季之后掉下的吧。心里一动,就把它从冷冰冰的墙角捡了起来,擦去灰尘,放到了一个白色的小瓷盆里,松松地填了一些土,把球根埋了一半进去,浇透水,放在向阳的地方去了。过后也就忘记了。

日子就和流水账一样。每天早上起床后,我都会习惯性地到阳台上站一会儿,看远处淡蓝色的天空,吸一口凉丝丝的空气。静默于斯,盆中土逐渐变干,颜色也变得越来越浅,球根仍然没有一丝动静。冬天的阳光很吝啬,轻轻地洒在墙上,无力得很。我想它大概已经睡得十分熟了,再也叫不醒了。

天气也在一天天中悄然变化,风刮过脸颊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锐利了,反而有些湿润、柔软的感觉,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暗中被孵化出来了。我不再急于从阳台上跑回屋内了。那天早上,我一如既往地站在那儿发呆,目光无意间扫到了那个白瓷盆,忽然就停住了。球根灰褐色的“头顶”不知何时裂开了一道细小的缝隙,探出一丁点奶油黄色的嫩芽,又瘦又小,仿佛一个婴儿刚刚睁开的一丝眼帘。我的心不由得软了一些。

从那时起,去看它就变成清晨一件有希望的事了。芽尖不再胆怯,舒展开来,长出肥厚油绿的叶子,一片、两片,像懵懂的孩子一样紧紧地围着中央不知何时冒出来的一根青玉茎。那茎一天天向上生长着,亭亭玉立,在顶端形成了一个鼓胀而纺锤形的花苞,外面裹着几条淡淡的紫色纹路。

真正的惊喜是在一个有雾的清晨出现的。推开阳台的门,一股清甜、凉丝丝的香气便如流水一般涌来。快步走到墙边的时候——花苞不知道在昨晚什么时候已经全部开放了!不是一朵朵的,而是一束一束的钟形小花,紧紧地挤在一起,螺旋着密布在茎上,盛开成一柱安静的、蓝紫色的火焰。颜色是星河初醒时最深的一片青天,又掺杂了几滴初春紫藤之梦,浓得化不开,在每一片花瓣的尖上,漾着一点几乎透明的亮。它静静地站着,不张扬,却沉思着,把在整个冬天里积累起的阳光与色彩的秘密,娓娓道来,静静吐出满庭芬芳。

我蹲下来,和它平视。冰肌玉骨的花柱,在清晨淡淡的阳光下,宛如自体发光。我忽然觉得,我不是种了一株花,我是收留了一个迷失在冬天里的梦,并且无意中点亮了一盏小而芬芳的灯。风还是凉的,但是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。它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一个没有声音、但是非常确定的消息。

微生活

马不停蹄的温柔

□叶艳霞(江西九江)

除夕的晨光还未完全透进窗帘,厨房里就已响起一连串轻柔的声响,那是水流的潺潺、瓷碗相碰的清脆、燃气灶点火的嗒嗒声。睡意朦胧中翻了个身,才意识到,家里那匹最温顺坚韧的“马”,早开始了她马不停蹄的一天。

我悄悄走到厨房门边。母亲系着那件洗得泛白的碎花围裙,正同时应对三件事:盯着砂锅里翻滚的白粥,麻利地给午宴要用的香菇改花刀,还不时瞥一眼泡在水池里的青菜。她的身影在灶台与水槽间轻盈转换,脚下像踩着无形的轨道。可所有动作都轻悄悄地,连抽油烟机都只开了最低档。餐桌中央,一杯蜂蜜水正冒着热气,杯下压着纸条:“醒了喝,暖胃。”字迹被匆忙洒染得有些飞扬。

正午家宴开席时,母亲的忙碌达到了顶峰。她不断从座位上起身,念叨着“汤该热一下”“这个菜要再加点”“我去拿饮料”。我们劝她“别忙了,快坐下吃”,她总是笑着应一声“就好”,脚步却从未真正停下。

可神奇的是,当表哥刚提起想尝尝那道糖醋排骨时,转盘恰好将盘子转到他面前;当小侄女够不到远处的虾仁时,半碟虾仁适时出现在她的小碗里。母亲的碗里饭早有些微凉,菜也没夹几口,可看着满桌人吃得尽兴,她的眼角不禁漾开满足的细纹。

午后,客人们陆续告辞,父亲去小憩。母

亲便开始了她一个人的“巡边”,将杯盘狼藉的餐桌收拾干净,把溅上油渍的地板擦拭如新,又把凌乱的沙发靠垫一一归位。接着,她打开我的行李箱,摸了摸我带回来的衣物。“这件毛衣薄了,明天穿那件厚的。”她轻声说着,转身又把我的被子抱到阳台,铺展在冬日淡淡的阳光里。我靠在沙发上,目光偶尔从手机屏幕抬起,正好看见她把一个削好的苹果搁在茶几上,果皮完整地卷成一朵安静的、淡黄色的花。

待到一切都安静下来,已是深夜。母亲终于坐进沙发里,却拿出我的外套,就着灯光检查一颗松动的扣子。昏黄的光描摹着她戴老花镜的侧影,我瞥见她抬起手,缓缓捶了捶后腰。

那一刻,我方才读懂,她的马不停蹄,不是停不下来,而是不愿停下;这持续的动作,仿佛就是她表达爱的唯一语言。她想用这不停歇的操劳,为我编织一个无缝的、完美的假期。

这个念头让我再也坐不住,终于起身走向她。“妈,”我说,“这个扣子,我来缝吧,您教我。”她愣了一下,随即笑开来,眼角的细纹宛若水面的涟漪。原来,马不停蹄的温柔,也可以是一场温柔的接力。这意味着当奔赴从单向变为双向,那些沉默的足迹,自会在时光里刻下芬芳的印记。